

“六一”特别策划

女儿一年时间换了3个学校

■军委审计署驻北部战区审计局干事 聂 丰

“最近茗鸽的学习成绩稳定了,感觉还不错……”前两天,和女儿的班主任电话沟通后,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。2016年9月,女儿茗鸽背起书包,走进辽宁省海城市西关小学。对部队大院一起长大的孩子来说,上小学似乎只是换了个地方,依然是同来同往,吃完早饭在院子里集合登车,放学后在院子里玩耍。

然而,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个月,女儿就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转学。2016年11月,我接到工作调动命令,带着家属和孩子毅然奔赴另一座军营。就这样,女儿转入异地的又一所小学。

没过一周,女儿已能熟练地叫出许多同学的名字,回家还自豪地跟我和妈妈说:“我已经有3个好朋友啦!”当然,女儿说,她也有感伤的时候。有一次,她想念海城的小朋友想得都快哭了,怕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才忍着。孩子们的世界总是无比美好,女儿很快就和这里的同学们打成一片。

改革考验军人,也考验军娃。2017年夏天,女儿一年级刚刚结束,由于我的工作再次调整,小家再次搬迁,女儿再次转学。一年时间,换了3个学校。频繁转学,女儿需要时间适应不同学校新的环境。一度,女儿情绪很低落,说新的班级

里同学一个都不认识,一点也不好玩。听到这话,我连忙安慰她说,你第一次转学时,不也是一个同学都不认识吗?第一次考试分数很高,同学问你之前在哪儿上的学,成绩这么好,你说在海城。小朋友一听海城这么“大气”的名字,禁不住“哇”一声:难怪学习这么好!女儿一听,禁不住笑了……

(本报记者刘建伟、通讯员赵雷整理)



走向新营盘,该为军娃做些啥?

——第80集团军某旅改革期间关心关爱军人子女新闻调查

■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雷 杨国军 张楠

记者调查

父亲移防,军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

“这个‘六一’,看来又不能陪女儿过了!”

看着办公桌上做了标记的日历,一股愧疚之情涌上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锋的心头。

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对女儿食言了。想着这两天就要到千里之外驻训,张锋对女儿的思念又增添了几分。

一年前,他所在的“清江团”接到移防命令。张锋时任该团政委。移防前最后一个轮休的晚上,他特意多陪了陪孩子。第二天刚蒙蒙亮,他蹑手蹑脚起了床——一家离部队还有1个小时路程,他要起早赶路。

他不想叫醒睡梦中的女儿张桐嘉。谁知,出门那一刻,小桐嘉突然醒了,一骨碌爬出被窝,说啥也要送爸爸。汽车开动了,看着执意送他回部队的妻子女儿,他心里酸酸的。

女儿是父亲的“小棉袄”。张锋记得,为了女儿他流过两次泪:第一次是女儿患心肌炎,等他处理完部队工作赶到医院时,妻子已经抱着女儿在挂号窗口前排了近一个小时。看着脸色苍白蜡黄的女儿,张锋眼泪“唰”地流下来了;第二次是移防送行时,不知情的女儿以爸爸是出差,埋头摆弄着手中的玩具。那一刻,他真是舍不得离开……

大改革,大调整,大移防……其实,这一幕场景在全军“脖子以下”改革期间并不鲜见。一声令下,一支支部队从座座营盘移防新驻地,儿子辞别父母,丈夫告别妻子,父亲离开儿女……

“孩子跟着我,也经历了两次移防。”该旅侦察营军医邱波说这话时,眼圈红了。2013年底,单位接到改革调整通知后,随军并已怀孕3个月的妻子张桂莲和他一起移防到了新单位。“小家伙还没出生就跟着折腾!”妻子有点怪他。

然而,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,这样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4年间,因改革需要,邱波换了2个单位。看着一双儿女,邱波既希望他们快些成长,也希望慢慢成长,自己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们。

“爸爸,你在部队放心工作吧,我11岁了,已经是男子汉了。”该旅修理连三级军士长张晓峰,看着儿子发来的短信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那天,他太忙了,竟然忘了儿子的生日。沉默了一会儿,



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政治工作部干事翟大帅与妻儿一家团聚时的场景。

杨国军摄

张晓峰回复了一条短信:“儿子,好样的!你是爸爸的骄傲!爸爸永远爱你!”

该旅副旅长向元辉已确定退出现役,他之前在大连买了房子,计划将来把家安在大连。他的儿子今年6月就面临中考,必须提前把学籍转到大连。因为转业,向元辉只有到10月份前后才能在大连办理落户。这一前一后差几个月,孩子转学的问题成了压在他心里的“石头”。

这些年,儿子从小学到中学已转了4次学。向元辉告别仪式过后,向元辉急忙赶回原籍又一次协调孩子转学事宜。

关注军人“后院”,更要关注军人“后代”

“移防的命令下来了,过两天就走……”

去年6月初的一天,时任某机步师副师长的耿大勇深夜回家,把即将移防的消息告诉了妻子。

虽然心里早有准备,但军嫂董寒冰还是感觉一切来得有点突然。这些年,由于耿大勇岗位调整和部队改编,一家三口已经搬了3次家。董寒冰早已习惯了“随军迁居”的生活,但想到

即将面临“小升初”的儿子,她心中忐忑不安。

“青少年,正处在性格的塑造期、思想的形成期、情感的发育期,最渴望的就是父母的陪伴和关爱,最需要的就是稳定的生活环境。”这是放在耿大勇枕边的《爱孩子!如何爱?》书中的一句话。如今,他对此体会特别深。

“不少军娃是在相对波动又缺少父亲陪伴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,关注军人‘后院’,更要关注军人‘后代’。”该旅党委把解决官兵子女的实际困难当作重要议题摆在桌面上。

部队千里移防新驻地,众多军属带着孩子随迁而至。安家后,军娃入托入学成了亟须解决的大事。

该旅勤务保障营三级军士长田野告诉记者,在原驻地,儿子田恩泽就读的是一所重点小学,担心转校会影响学习。令他没想到的是,部队移防后,儿子转入驻地一所名校,两口子悬着的心落了地。

“不能让军娃教育断了线!”针对单位组建不久、家属户籍随迁还未获批的实际,该旅机关特事特办,在多次与当地政府协商后,按照“先入学就读,后办理学籍”的原则,第一时间搭建起军娃随迁入学的“绿色通道”,27名军娃入读驻地优质学校。另外,该旅还按照政策规定,指定专人负责,派遣车辆接送军娃上下学。

为了让军娃健康快乐成长,该旅还尽可能地给军娃提供“陪伴套餐”。前不久,二级军士长赵春生上交了一张请假条,事由是“参加家长会”,部队审批“一路绿灯”。该旅还特设“家长会假”,让官兵们在工作能协调开的情况下尽好家庭义务。

“父亲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。”在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前夕组织的“军娃一日兵”亲子活动中,该旅合成四营参谋张军强6岁的儿子张津赫第一次摸到了梦寐以求的真枪,观看了叔叔们的格斗表演,还坐上了装甲车……

回家路上,大手牵小手,小津赫开心的笑脸就像花儿一样。

关爱军娃就是关爱改革中的官兵

“六一”儿童节,送给孩子什么礼物?”

警卫勤务连四级军士长袁野给女儿网购了一双运动鞋。没两天,妻子在微信“朋友圈”发布了那双鞋的图片,还附上了一段话:“穿着爸爸送的鞋子,走好人生每一步!”

不久前,一场关于关心关爱军娃的恳谈会在该旅旅委会议室举行。卫生

连连长曹军打开“话匣子”:我的孩子明年将面临中考,在查阅相关法规制度后,了解到作战部队的军人子女中考有加分政策,这是对军人奉献的一种褒奖和补偿。“然而,现实中很多结婚生育晚的干部,等到孩子中考高考时已退出现役,建议结合军人服役年限或立功受奖等情况综合确定加分办法。”曹军建议道。

虽说大部分随调军娃的入托入学问题解决了,但军娃就读的学校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。几名军嫂坦言,由于政策名额限制,有的军娃只能在较为偏远或教学资质较差的学校就读,有的进入重点学校却只能以“借读生”的身份就读。这些问题需要引起上级机关关注并帮助解决。

为了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,有的军人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老人带。一些军人家属反映,由于军官证等军人证件无法体现军人的具体岗位和工作性质,需要部队出具证明材料。个别地方的教育部门对上述证明不予接受,导致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不能享受应有的待遇。

“优待军娃,不仅要继续健全相关法规制度,还要增强政策的执行力。”该旅政委杨春文说,建议尽快把与军人军属权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制轨道,简化受理审查程序,打通优待军娃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为了让军娃进个好学校,该旅四级军士长叶波先后多次回老家教育部门协调,但得到的结果却是:政策不允许。该旅专门查阅相关政策资料,给叶波批假并协助他回乡协调办理,这才让孩子入读了理想的学校。

军地合力,让军娃在阳光下成长。驻地民政局一名领导说:“军娃有困难,就是我们的‘发令枪’,不能让军人一边在前方作贡献,一边担心后方的孩子啊!”

“轻装前行,部队才能打胜仗!”傍晚时分,该旅家属院新建的“儿童乐园”里,闪烁着孩子们游戏玩耍的身影,军娃银铃般的笑声和雄壮的军歌相伴荡漾在军营。

移防悄然过去了一年了,“又长一岁”的军娃们也已融入座座新营盘茁壮成长……



版式设计:梁晨

一家不圆万家圆。军人的奉献是全方位的,不仅奉献了自己的青春,同时家庭和儿女也在默默奉献。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,父与子不免“总离别”。在照片中相思、在手机里交流、在“爸爸去哪儿”的追问中长大。因为有个军人爸爸,军人的子女便拥有了一个承载荣光、也肩负担当的称呼——军娃。

从咿呀学语的婴幼儿,到朝气蓬勃的青少年,对军娃来讲,这十几年宝贵的“人之初”,正是性格塑造、思想形成、心智健全、身体发育的“黄金期”。对于“军爸”“军妈”而言,这一时期又恰是建功立业、事业爬坡的关键期。当“必须陪伴”遭遇“分身乏术”,现实情况让不少军人家庭感到有些无奈与遗憾。

对军娃的关爱应再多些

■本报记者 刘建伟

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,每一个军娃都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。孩子需要关爱,也需要教育,就如从幼苗发芽抽叶到长成栋梁之材的过程中,阳光雨露和修剪枝叶都不可或缺。在孩子成长的“黄金期”,父母的缺位对孩子就意味着耽误。

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移防后,把解决军娃入托入学作为大事,让孩子教育顺畅接续;为家在驻地的官兵设立“家长会假”,让军娃在学校感受父爱;组织军娃体验军营,近距离感受军人父亲身上的荣耀与自豪……这些暖心举措,悄然在孩子心灵深处播下被爱的幸福印记,也为我们开启了思路:多一些“前伸”的关爱,多一些细致的服务,就能给更多的军人及其子女带来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,一个个新生命就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:家庭的希望,民族的未来,祖国的花朵……军娃听着军歌和战斗故事长大,身体里流淌着军人的血液。可以说,他们既是“后来人”,更是“接班人”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,军娃的成长成才绝不不仅是“一家之事”“一隅之谋”“一时之计”,需要的不仅是父母的用心呵护、军队的优待举措,同样需要全社会持续的关心关爱。

关爱军娃就是关爱部队,就是拥军爱兵。在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,我们呼吁:对军娃的关爱多些,再多些!

记者感言

第92医院幼儿园园长李志蓉21年倾心军队幼教事业

最爱听军娃叫我“园长妈妈”

■洪庆任 本报特约记者 高洁

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前夕,记者来到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92医院幼儿园采访。这天早上,一名小朋友哭着喊着抓着妈妈的手不放,而妈妈赶着要去基层部队巡诊。这时,园长李志蓉走过来,轻轻把小朋友拉到怀里:“园长妈妈在这里,宝贝不哭,宝贝不哭……”

1991年,李志蓉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市建阳实验幼儿园工作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听说第92医院幼儿园要招幼师,就毫不犹豫前来应聘:“自己想当兵没有当上,能替军人照顾孩子,也算是部队的人。”

部队幼儿园的孩子不少来自“双军人”家庭,幼儿园就是孩子的另一个

家。有时医院医疗队紧急执行任务,孩子爸妈可能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出发了。“遇到这种情况,我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照看。”李志蓉说。

有一年除夕,“寒暑假”一个孩子迟迟没人接。李志蓉打电话到孩子父亲所在科室得知,他正在做一台紧急手术。她陪着孩子,给他喂饭、讲故事,直到孩子父亲走下手术台,带着歉意接走孩子。等李志蓉锁好幼儿园大门回到宿舍时,春节联欢晚会已上演过半。

闽北山区是革命老区。生活在这里的李志蓉从小耳濡目染,对人民军队、对军人怀有一份独特情感。1998年,闽北普降暴雨,医院官兵既要参加抗洪抢险,

又要进行义诊和防疫监测,根本无暇顾及孩子。李志蓉就成了军娃们的“临时妈妈”,白天带领老师们照顾停课的孩子,晚上和老师们轮流守夜看护教室。

洪水退去,孩子们重返课堂。李志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课是“你最想感谢谁?”许多孩子都说最感谢“园长妈妈”。李志蓉说:“最该感谢的是宝贝们的爸爸妈妈,有他们在,我们才安全!”

21年来,李志蓉带过的军娃有300多个。她说,“最爱听军娃叫我‘园长妈妈’,这些孩子是自己心中永远的牵挂。”

延伸阅读

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科技人员引导军娃树立远大理想

让每个孩子的梦想“飞”起来

■郑邦杰 本报记者 韩卓业

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,戈壁深处,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科技工作者柳略,为4岁的孩子买了一个火箭毛绒玩具作为节日礼物,他希望孩子的梦想可以“飞”起来。

“我希望孩子的梦想,与祖国的航天事业一起飞翔。”柳略介绍说,他家祖孙三代都在这里工作。爷爷奶奶从朝鲜战场来到酒泉,他的父亲大学毕业一直工作在这里,他2011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酒泉工作。平时他给孩子看得最多的是火箭、卫星等图片,讲得最多的是中国航天发射的故事。在中心,像这样

薪火相传、扎根奉献的家庭还有不少。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阮晓雷,踏着父亲的足迹来到中心,成为一名航天工作者。他同样希望,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成为一名仰望星空的中国航天人。

“中心驻地远离城市,但我希望利用现有条件用心引导,传递给孩子一颗能够‘飞’起来的梦想种子。”阮晓雷说,和大城市的孩子相比,这里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参加科学竞赛,为了培养他们对科技的兴趣爱好和动手能力,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孩子一起制作火箭模型、电动挖掘机甚至一些功能各异的小型机器人。

“只有让孩子的想象力‘飞’起来,梦想才能‘飞’起来。”阮晓雷说,现在中心

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些小制作,经常玩得乐此不疲。

“探索浩瀚宇宙,发展航天事业,建设航天强国,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……”5月25日,该中心铁路管理处礼堂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——航天员刘洋和陈冬。

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临近,正在开展训练的航天员来到孩子们的身边。交流互动虽然只有几十分钟,但孩子们一口气提问了十几个问题,航天员们一一悉心作答。

航天员刘洋告诉孩子们:“希望每一名小朋友都树立自己的梦想,并为之努力,只要你肯拼搏,每个人的梦想都能‘飞’起来!”

